**賴品真 絲縷關懷拂心窩**

別問我幾歲

光陰履如飛

青春已經不在我的世界

曾有的光采

在眉角髮鬢泛白

即使圍爐增添了碗筷

妳也一再重複介紹桌前的少年仔

我還是不知道我的小孩生了幾個小孩

重逢仿若初識

面熟卻顯生疏

現在正進行著過去

不知您哪位?

也忘了我是誰

別為我憂煩

別為我心傷

我的世界

依然有閃耀的星星月亮太陽

當花童變成了新嫁娘

我也已不再是當下的新郎

年代不停的替換移轉

歲月催老催不離殘

醫病

且戰且走不多求

醫老

絲縷關懷拂心窩

 自我懂事以來，父親從不曾住院。健朗的他會很多項運動，不論是比較激烈的網球羽球乒乓球，或比較舒緩的爬山慢跑跳國標，都是他曾經專注、持續一段時間的嗜好。才華洋溢的”賴老師”雖是農化系畢業，卻在家鄉的數學領域打出名號，花卉園藝也別樹一幟，學校退休後，更因受過日本教育，飽讀了日文的健康書籍雜誌，轉換跑道在老人大學教養生課程，直到八十六歲都還有舞台，維持著老師的職位，因此，爸爸的自我感覺一向「過度」良好，也埋下難以面對失落的伏筆。

 就在媽媽二度中風時，爸爸開始出現憂鬱焦慮，東西堆疊、散亂一地。失智初期，找不著會咆嘯著說「這數十年來，我的東西一向都是從那裡拿就放回那裏去，怎麼會找不到…？這屋子裡就只有妳我兩個人，我沒拿，那不是妳拿的還會有誰?」當這些話從爸爸口中說出時，雖然知道多疑妄想，是失智的〝常態〞，但脆弱的心，仍無法接受父親大人這些保衛自己，殺傷別人的語言暴力。

 在媽媽〝 忘記呼吸〞之後，爸爸的病況急速下降，失智由輕轉重，所有的東西在他心裡，彷彿都變成價值不斐的寶物，存摺、股票、身分證、印章、洗髮精、報名表、講義、廣告紙、抹布….都占有一席之地，都是貴重物品，東藏西藏不打緊，還把土地所有權狀夾雜在廣告單和講義中間，一起放在破舊的紙袋裡，就算翻箱倒櫃也想像不到正確的藏放地點，若不知道爸爸失智的現象，可能早早就當垃圾丟了。躁動與失眠的他，不分日夜，加倍的進行乾坤大挪移，臥室和書房的地板、通道不但無路可走，連一個腳掌都無處可踏…。

 當他想找東西吃，肥皂可能是年糕，沐浴乳可能是牛奶；即便才剛吃完飯，飢餓感卻常催促他跟我要餐點。還有一次正吃著晚餐，爸爸卻對著窗外呼喚幾位女孩(只有他看見)：「怎麼不進來吃飯？我雖然不是大富翁，請你們吃頓飯還請起得起啦…。」再轉頭問我：「那幾位不是妳的朋友嗎？」也曾指著大門說：有人來了，你看，門底下有一雙腳…，這些驚恐在我心裡埋了很久很久，到現在都還挖不出來。

 為了讓尿失禁的爸爸願意穿紙尿褲、願意就醫；我是編劇：「爸爸，我今天幫你買了新款的內褲，透氣、美觀、合身、耐穿，很貴喲！你穿穿看，穿好之後我們趕快去醫院，衛生署來電通知，有一種促進新陳代謝的「回春營養劑」本來是自費的，這個禮拜年滿八十以上的免費贈送呢！再不去就來不及了。」不能接受沒課可教的殘酷，怕音感很好的爸爸認出來，我捏著鼻子用手機打家用，謊稱：「賴老師，老人大學今天停課喲，不要來學校喔。」到了放射科的陌生密閉空間，沒有安全感的他，不願意躺上核磁共振的床，我要腦力激盪發揮想像：「爸，這一台是最新發明的測試機，只要躺在上面，頭一過這個圓圓的洞，可以測出IQ值，就知道你有多聰明了，我們躺上來試試看。」

 說失智；不如說是鬥智，騙得過，我贏；騙不過，我…不能認輸，要再掰下一個故事。養護中心機構的專家王寶英，深深道出照顧失智症病人需要的智慧：「失智病人的照顧者就像哆啦A夢，不管大雄(病人)出甚麼狀況，哆啦A夢都能從口袋裡掏出一樣工具來解決問題。」照顧一個失智的病人，實在是一種難以描述又難以承載的負擔，而且最貼近失智者的照顧者，正是他的標靶，亂箭最讓人受傷也最冤枉。有句台語說得好「遠遠的是寶貝，近近的啲夯枷」註1同在一屋簷下的我，有更深的體悟是：聽無卡好命，聽有就頭殼痛，看無卡好命，看有就自己擔；「眼不見為淨」的確是箴言。

 固執和完美主義，我遺傳了爸爸的DNA，雖然看了許多失智的文章，但理論歸理論，拗起來的父女，常常彼此廝殺的傷痕累累，我深深體會也完全同意「久病床前無孝子」其實應該說是「久病床前無〝順〞子」，就在尿布換不成，力氣贏不了(雖然有請外傭)，爸爸還是常常得由警車護送才押的回來的慘狀下，只好忐忑的安排爸爸住進安養中心。

 安養中心的主任特別叮嚀：你放心，一周以後再來看……。我第二天就派了Spy去探勘，好友叫一聲：「賴老師！」「妳怎麼來這兒？」「這裡好不好？」「好啊，這裡人多比較熱鬧。」表姨去看爸爸時也問他：「住這兒習慣嗎？」他回答：「這裡比較自由…。」煞時覺得有重重的失落與挫折，更詫異震驚的是：是不是我給了爸爸太多的約束！是嗎…是嗎？ 他反而愛在安養中心是嗎…是嗎？……我可以放下了是嗎？

 再到安養中心時，地上掉了一些慶祝母親節布置的汽球，想讓爸爸多活動，撿一顆來玩小時候的拋球遊戲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才丟過去，爸爸居然重展"殺球"的狠勁，接著還連殺幾次，球球有力。此時，剛好有一位正在"盧"的阿嬤，趕緊拉她來和爸爸玩，看她笑咪咪的加入陣局，就退居撿球童的位置，看他們玩得還不錯，我心正竊喜，不料老爸又從拋球轉殺球，笑得像美少女阿嬤說：「你打輕一點啦，哪有人打那麼重... 。」逞英雄的老爸竟然義正嚴詞耍帥的說：「哪有重，我只是輕輕拍而已...。」另一位入住已久的大哥竟然爬上禁區---樹屋的階梯，要解下扶梯上的氣球！工作人員上去攙扶他下來，叔叔笑得很燦爛，很開心的遞給我四顆他取得的戰利品，讓我可以一次多撿幾顆這兩位老頑童沒接著的球。

 我開始相信距離的美感，在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間也是需要的，有一份喘息才能冷靜旁觀，不再跌入感性的糾結，也不會硬梆梆的用常理，嚴格的要求那已經離開軌道的失智者。雖然聽他們聊天常常是各說各話，卻合乎人類群體動物的本質。以前每次問爸爸：可有至親好友要去拜訪或郊外踏青，他總是意興闌珊，幾次之後，終於給了我一個具體的答案：比較熟絡的都昇天了…。去安養中心不是離開家，而是搬家，搬去和年齡相近，思考、活動力相近，脈動節奏相近的同伴一起生活。

註1 啲夯枷：一肩扛